



营口文史资料

WWS 6 ZL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营口市委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营口文史资料

6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辽宁省营口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封面题字：李 冀
主 编：王乃林
副 主 编：崔化桥 刘春暖
责任编辑：许铁舰

营口文史资料

总第六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辽宁省营口市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1988年8月第一版

印数1500册

盖县站前印刷厂印刷

工本费0.60

内部报刊准印证（营）字第036号



目 录

- 王家善起义综述.....崔化桥 (1)
- 万福剿匪记.....郑 珊 (57)
- 营口地区清代渔业及海产品
- 集散情况概说.....张永夫 (73)
- 曾伯康事略.....张义富 (83)
- 盖平杨家二博士留学德国之记述.....于志清 (88)
- 压倒辰州第一人
- 于天墀及其轶事.....张永夫 (90)
- 记伪“道德会”.....王耀华 (95)
- 熊岳风物记.....王耀华 (100)
- 兔岛怒潮 天源松涛
- 馒首石蹬 张果仙桥

王家善起义综述

崔化桥

编者按：本会编辑的《营口文史资料》第二辑，曾专题介绍了王家善起义的有关史料，其中多为当年参加起义的官兵撰写的回忆性文章。出版后，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欢迎。但第二辑未能将这一本地区重大历史事件的全貌展示于读者。为此，本文作者经过三年多的内查外调，收集到了一批珍贵的第一手资料。据此，写出《王家善起义综述》这一综合性文章。今辑入于本书，以飨读者，并补第二辑之不足。

※ ※ ※ ※

一九四五年“九·三”胜利后，东北地区摆脱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三千万同胞切思亡国之痛，盼望建设一个和平统一、独立富强的新中国。但是，国民党反动派背信弃义，撕毁“双十协定”在美帝国主义的援助下，陆海空三军向东北大举进兵，陆续占领了中心城市及战略要地，把东北人民再次推向苦难的深渊。面对国民党反动派挑起全面内战的嚣张气焰，中共中央于九月十五日向全党发出指示：全国战略方针是“向北发展，向南防御”。命令我八路军、新

四军东出山海关，北渡黄海，开辟东北民主根据地。历史进入转折关头，松辽平原拉开了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序幕。从一九四五年底至一九四八年初，经过两年的艰苦奋战，我军从战略防御转向战略进攻。东北战场的国民党军队被孤立分割，困守在长春、四平、沈阳、锦州等铁路沿线的几个据点里，做最后挣扎。

伴随着战争进程，军事、政治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反动营垒中一些有爱国之心，向往和平民主的进步力量，逐渐看清国民党败局已定，不可逆转。他们在思考、在斗争，在探索摆脱黑暗、走向光明的道路。驻营口的原国民党五十二军暂编五十八师万余官兵，就是在这种广阔的历史背景下，由师长王家善率领光荣起义，投入了人民的怀抱。

王家善率部起义，至今已四十周年。营口人民深切怀念这位深明大义的爱国将领，深切怀念那些肩负重任、出生入死，为策动这次起义作出贡献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员。四十年来，由于各种历史原因，王家善起义事件的真实面貌还不为众人所知。王家善先生已于一九七九年病逝了，参与起义的有关人员健在者多年事已高。笔者根据搜集到的有关史料，编缀成篇，以告慰王家善先生，并献给五十八师全体起义官兵。也希望本文能使更多的读者了解这一历史事件的本来面目。

第一章 下辽南充当炮灰

一九四六年春，国民党东北行营（后改行辕）积极推行蒋介石的内战政策，妄图抢占东北。由于国民党的嫡系部队远在滇缅边界一带，一时难以输送到全国各战区。国民党东北行辕出于军事急需，匆匆忙忙收编伪满残余武装充当内战炮灰，组成了东北保安总队，下辖第一、第二、第三、第四总队，各为暂编师的建制。一九四六年四月，东北民主联军第一次收复长春，生擒保安第四总队总队长陈家桢（少将、原东北军张学良部下）及该部主要军官。五月六日，东北行辕授王家善〔注〕少将军衔，接替陈家桢职务，重新组建保安第四总队。

保安第四总队隶属东北行辕，人事、后勤供应由东北行辕管辖，作战行动受长官部指挥。从四六年五月上旬起，王家善扯旗招兵。原保安第四总队的散兵游勇、吉林各处地主武装、长春四郊的无业游民和破产农民蜂拥而至，伪满长春军校的一些学生也慕名来归，不到两个月就恢复暂编师的建制（官兵约计一万余人），这些就是后来暂编五十八师的老班底。虽然这支部队的下属五花八门，但各级军官和指挥系统的中坚大多是王家善的老同事、老朋友、老部下和亲戚、学生。因此，王家善还调得动、叫得响，有一定的号召力。

一九四六年秋，国民党反动派在东北战场大举进犯，新一军、新六军、新七军、青年远征军等嫡系部队四面出击。

〔注〕：王家善，字积之，黑龙江省巴彦县人。

北至德惠县、松花江沿岸，东至安东、临江外围，南至庄河、岫岩均被国民党军队占领。四六年十月，保安第四总队奉调从长春南下，驻守凤城、大孤山、岫岩一带，替国民党嫡系新六军站岗放哨，警戒后方兵站和运输线，受新六军第十四师节制，由该师副师长许颖坐镇岫岩指挥。在此期间，许颖怂恿部队骚扰地方、拉夫抢粮、强奸妇女、袭击解放区人民武装、屠杀区乡干部，犯下了许多罪行。当时东北行辕、长官部为了虚壮军威，指令新六军第十四师对外扩大番号诡称十四军，王家善所部也随之水涨船高，得到一个独立第九师的头衔，但内部行文仍用东北保安第四总队。

四七年春，东北战场的国民党军队在我“三下江南”、“四保临江”的沉重打击下，纷纷放弃外围据点，向中长、沈山等主要铁路干线收缩。六月上旬，我辽东军区、辽南军区向安东、盖平发动了春季攻势，国民党新六军匆匆撤往沈阳至锦州的中间地带。许颖命令独九师坚守防地，担任阻击，然后再集结收拢向辽河以西、锦州以南地区转移，开展游击战，钳制解放军行动。王家善识破国民党嫡系妄图借共产党之手消除异己的阴谋。于六月六日（农历四月十八）急令各团、营火速从驻地开拔，逃出我军包围，到大石桥一带集结。此时，营口、大石桥两地均无驻防军队。市内国民党显要人物早已逃跑，各界人心惶惶，处于无政府状态。于是王家善向国民党东北行辕、长官部发出请命电报。电文大意是：营口系东北战略要地，是辽河东西交通咽喉，也是沟通关内外联系的第二干线，建议固守，独九师愿担此任。王家善毛遂自荐，长官部和行辕顺水推舟作人情，任命王家善为营大地区（营口和大石桥两地）指挥官，给国民

党嫡系充当外围屏障。同时，东北行辕任命黄埔系退役中将（一说少将）袁鸿逵为营口市市长，以控制王家善及其部下。

独九师集结完毕，分配防务。王家善命一团（团长贾绍华，上校）、二团（团长史维中，上校）守营口，三团（团长戴逢源，上校）驻防大石桥。王家善率师直各部设司令部于营口原“满洲国银行”（现中国人民银行营口市西市办事处）。至此，跟随国民党嫡系东跑西颠，转战一年之久的王家善，总算有了一块落脚之地。

从四六年一月国民党五十二军二十五师窜犯营口地区起，继之有七十一军八十八师、六十军一八四师及九十三军暂二十师先后轮流在此盘踞。独九师的降临已经是多灾多难的营口大地上的第五群祸星。营口十万同胞的命运如何？独九师官兵的前途如何？不久即会作出历史的裁决。

第二章 困孤城难逃厄运

独九师各部分配防务即定，王家善命令加紧构筑城防工事。正当王家善想缓口气的时候，我辽南独立师、营口县大队于一九四七年六月下旬（端午节前）向大石桥发动突袭，并分兵一路佯攻营口钳制独九师主力。驻守大石桥的戴逢源团仓促应战，因戴正在病中，各营不相统属，结果溃不成军，损兵六百。戴逢源被围困在车站附近团部楼内，欲举枪自尽。赖有部下班笠夫（又名班海）舍命相救，背着他突出重围。余部经由牛庄、田庄台绕道逃回营口。大石桥失守，营口变成一座孤城，防守更加困难。尤其令王家善担忧的是，大石桥刚刚打响，营口尚未进入战斗，市长袁鸿逵便逃

之夭夭，溜回沈阳避难去了。军政工商各界人心浮动，全城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大石桥地处军事要冲，是沟通辽南与东北腹地的交通枢纽。在东北行辕、长官部的如意算盘上，将来伺机打通南满铁路，大石桥是一个理想的前哨阵地。如今轻易弃守，有碍大局。长官部命五十二军军长覃异之前往营口，申斥王家善治军不利，责令他在一个月内重建三团，伺机夺回大石桥。

王家善选派得力部下中校牛匡时任三团副团长，少校刘凤卓任团附，少校林春武、杨信（王家善妹夫）、高叙清任营长。原三团团长达逢源虽临阵失机，但他是这支部队中的元老，与王家善交情甚深，仍保留团长职务。戴逢源、牛匡时派人四处活动，收集被打散的原三团官兵，又在营口市内、田庄台、太平山等地招募一批新兵，总数达一千六百人，基本恢复了原来建制。

市长袁鸿逵逃走後，行政首脑空缺，东北行辕电令王家善兼任营口市市长和城防司令。进入七月，独九师军粮不足，食用日紧，士兵仅能每天两餐度命。七月五日，王家善以市长名义发布催征军粮公函，同时以城防司令名义征调民夫抢修城防工事。

营口在军事防守上并非福地洞天。它前临旷野，无险可据，蒿草茫茫，芦荡萧萧，给王家善以风声鹤唳、草木皆兵之感；它后依辽河，水深流急，无桥可渡。虽属天堑，但对王家善来说利害兼半。倘遇战事，河北沟帮子走廊的国民党嫡系部队坐视不救，独九师则难解孤军背水之忧。营口外围原有一道土墙和零星碉堡，因战乱失修已残缺不全。王家善先后共征调民夫十一万人次，耗费巨资，从东部牛家屯旱河

桥起，中经东卡子门（现劳动商店北侧道口）、欢心甸、太和庄、配水地（现昌盛街）、通惠门（现轮胎厂门外）、启文门（现石油化工厂南）、扬武门（现元件一厂南）等，至得胜门（现得胜桥）、西潮沟，修筑一条总长达二十华里的防线。这条防线由土围墙、人工河、钢筋水泥碉堡群和火力点构成，八月中旬基本完工。王家善在营口市各界要人陪同下，视察了防线情况，非常满意，于八月二十日上午十时，召开了“城塞告成各界庆祝大会”。此后不久，东北行辕主任陈诚（接替熊式辉）电令王家善，废止东北保安第四总队和独九师番号，改称暂编五十八师，划归国民党五十二军建制。

在王家善重建三团期间，我辽南独立师于大石桥全歼从北宁线来援的国民党独三师两个团，（另一个团留守锦州）独三师也是东北行辕收编的一支地方杂牌部队，但装备比五十八师稍强。该师师长王景南，骄横跋扈，目空一切，自诩为地方军中的王牌。他率部进驻大石桥，严密设防，以为万无一失。其实这支骄兵更不堪一击，在辽南独立师的勇猛攻势面前旗倒兵散，一夜之间死伤殆尽，师长王景南只身逃离战场，侥幸活命。

独三师的覆灭，在王家善的心中投下一道阴影。他认识到，解放军的实力不可低估，固守营口前途未卜。

夏秋之交，我辽南军区、辽东军区攻击重点在海城以北的鞍山、辽阳一带，营口外围处于相对稳定的僵持局面。这时，王家善把日常军务委托二团团团长史维中处理，自己每天用半天时间坐在市政府办公。想趁局势和缓、军心稍定之机，调集人财物力，修整市内公路干线，疏通辽河航道，以招徕关内客帮和外国商人，振兴营口实业。然而冷酷的现实毁

掉了王家善的梦想。他曾辛辛苦苦筹集二十万元资金准备修市内公路，可工程尚未开始十几万元便不翼而飞，被贪官污吏装入私囊。王家善感到，这样的政权、这样的政府，已经是痼疾沉沉，病入膏肓了。他既然名为市长、城防司令，集军政重担于一身，只好硬着头皮在风雨飘摇中支撑着这座孤城的危局。

一九四七年十月，我军秋季攻势开始了，十月三日收复海城，十月八日夜猛攻营口。辽南独立师对东起牛家屯、西至通惠门的五十八师一、二团防地轮番攻击，先头部队突破人工河，进至围墙下，迫击炮阵地推进到刘家窑、王家窑（现冷藏箱总厂院后）。敌我双方短兵相接，战斗最激烈时，五十八师二团防线有三分之一被辽南独立师突破。这时，炮连指挥官请示王家善，要动用军火库内的二千五百发窒息弹。王家善说：“国共是兄弟之争，使用化学武器太残忍了……”他拒绝了炮连指挥官的要求，急电东北行辕求救，同时请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派游弋在辽河口外的舰队火力支援。东北行辕命令驻扎在河北沟帮子走廊的国民党嫡系交警三总队驰援营口，从田庄台船渡过河，立即开赴前线作战。桂永清也下令“长治号”等三艘军舰驶入市区内河，停靠在太沽码头，重炮轰击辽南独立师攻城部队，封锁突破口。由于双方兵力相差悬殊，辽南独立师为保存实力，主动撤离战斗。这一激战异常惨烈，营口虽然守住了，但五十八师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连级军官数名被击毙，士兵伤亡三百多人。战后的早晨，王家善在随从人员陪同下，迎着尚未散尽的硝烟视察前沿阵地。在纺织厂南门外一带，他面对战场上尸体狼藉的惨状沉默不语。他十分惊异，辽南独立师既没

有重炮掩护，也没有舟桥部队，何以能突破四、五丈宽，一丈多深的人工河？何以能摧毁五十八师那么多钢筋水泥火力点？作为既受过专门战术教育，又受过专门战略教育的王家善，深知这次攻守战的侥幸取胜，完全是借助交警总队的生力军和海军舰队的强大炮火，否则他将得到与独三师师长王景南相同的下场。此时此地的王家善，在军事上仿佛是一个胜利的将军，而在心理上已成为战败的俘虏了。

秋季攻势之后，交警总队留驻营口，城防力量得到加强。东北行辕在军事困境中看到王家善还有一定的利用价值，便玩弄伎俩，怀柔拢络。一方面利用电台和报纸为王家善吹嘘鼓气，说他指挥英勇，营口防务固若金汤云云。一方面开出空头支票，答应给五十八师军火补充等等。营口市区笼罩一派欢庆“胜利”的气氛，军警宪特群丑鼓噪，歌舞升平。逃跑市长袁鸿逵也衣锦荣归，前来复职。仅此一例，国民党政治腐败可见一斑，危急时杂牌卖命，太平时嫡系享福。

袁鸿逵的卷土重来，在营口国民党军政之间埋下了互相角逐的伏机。原来王家善企图振兴营口的想法，从此已经成为泡影。

第三章 受排挤四面楚歌

秋季攻势后留驻营口的交警总队，是国民党反动武装的一支劲旅。虽然总人数不满四千，但系由戴笠属下军统特务改编而成，号称国民党嫡系中的嫡系。全体官兵都受过专门训练，全是作恶多端与人民为敌的亡命之徒。交警总队队长李安，少将军衔，为人狡诈狂傲，对王家善和五十八师

官兵不屑一顾。因为在一块防区驻有两个不相统属的平级军事单位，遇有战事难免互相掣肘，所以五十二军派副军长郑明新带警卫营一部和必要的随从人员来营口坐镇，成立五十二军前进指挥所，郑明新任主任。前进指挥所名义上是指挥五十八师和交警总队的军事行动，其实主要任务是监视王家善和五十八师的动向，以便在适当时机剪除异己取而代之。随着郑明新的到来，国民党东北行辕的特务情报机关也公开和秘密地潜入营口，对王家善和五十八师形成四面包围之势。从此，以郑明新、李安、袁鸿逵三角同盟为代表的国民党嫡系，同以王家善为代表的地方势力之间，在营口军政舞台上的明争暗斗愈演愈烈。

王家善预感到处境艰难，地位不稳。在十月防守战之后，秘密取道沟帮子去沈阳，向东北行辕报告军机，探听虚实，顺便处理一些私事。东北行辕参谋长董彦平接见了，称赞他防守营口劳苦功高，表示要给五十八师官兵请功授奖并补充人员武器装备。说得冠冕堂皇、天花乱坠。可是王家善返回营口之后，报纸电台说了一通漂亮话，军火补充却石沉大海。经再三向行辕催问，回答说由五十二军转发。当询问五十二军时，回答说既没收到装备，也不知有此事。王家善上当受骗，曾背后大骂国民党耍弄了他。

五十二军副军长、营口前进指挥所主任郑明新，身为驻地最高军事长官，发令行事完全从派系着想，对五十八师和交警总队的待遇极不公平。分配防区，交警总队愿守东部就守东部，愿守西部就守西部，军需供应也给予额外照顾。五十八师则既不能按时领饷，也不得领足应得的口粮，每日三餐要有一顿喝粥，而且多是粗粮。交警总队却足数供应细

粮，还要虚支冒领一部分，拿到黑市高价出售。为此，五十八师官兵愤愤不平，甚至有的士兵携械投奔交警总队去以求一饱。王家善要求郑明新清点两部人数，郑明新有意偏袒，置之不理。王家善预感到，长此下去，五十八师就会军心离散、士气消沉，不攻而自破。

交警总队进驻营口之初，见局势和缓，就要求守东部防区，在其辖区内有一制镁厂（日本人所建，称作“麻古尼秀”），交警总队长李安，放纵部下，将该厂铜管道、铜电线拆除砸碎，经水路运往上海，高价出售，牟取暴利。交警总队的贩私船，出辽河口经过五十八师防区被查获扣留，曾引起械斗，此后两部积怨越来越深。

交警总队一部，曾分兵驻守大石桥，被辽南独立师奔袭包围。李安闻讯，率主力前往增援，在大石桥西南迷镇山一带受到猛烈阻击，苦战一夜狼狈逃回，丢弃了大批武器装备，人员损失近四分之一。东北行辕来电逼问战败原因，追究责任。李安把王家善当替罪羊，说五十八师见死不救，坐观成败，并扬言要上告国防部，拿王家善军法从事。

惯于坐收渔利的官场老手袁鸿逵，考虑到自身的利害得失，装扮成“和事佬”出面调解。他在“东海居”饭店大排宴席，请五十八师和交警总队校级以上军官赴宴，居间周旋，为双方疏通关系。袁鸿逵表面上不偏不倚，大谈国难当头，各方应同舟共济。但事后却完全按照李安的腔调，把大石桥失利的责任扣到五十八师头上，拟文呈报东北行辕，对准王家善的背后射去了一支冷箭。

东北行辕派驻营口的各种特务、情报机关，也源源不断地给五十八师罗织罪名。诸如“军纪涣散、侵扰地方、鱼肉

市民”等等。为此，东北行辕曾数次通电训斥王家善治军不利。

一九四七年冬，五十二军命令王家善部配合主力二师夹攻大石桥。二师从镇北攻入，五十八师一团从镇西攻入，两部为争首功发生磨擦。五十二军军长覃异之、参谋长廖传枢、二师师长刘玉章偏听偏信，对五十八师非常不满。他们进大石桥镇后，恰遇五十八师两名士兵受长官支派给农民会送还东西。于是借题发挥，责骂五十八师打仗不卖劲，争功却很起劲，下令把两名士兵就地枪决。然后驱车直奔营口，找王家善问罪。王家善满肚子委屈，还得笑脸相陪，设宴接风。席间，二师师长刘玉章盛气凌人，冷嘲热讽。覃异之、郑明新，廖传枢、袁鸿逵、李安等也对王家善群起而攻之。争论结果，一切罪过都推在王家善一人身上。这是国民党嫡系与地方杂牌之间矛盾激化的实际表演，王家善甚感不平。

一九四七年我军冬季攻势期间，北宁线关外一段经常被切断，因此国民党东北行辕对营口港和营口铁路的战略地位有了新的认识。他们看到，营口既可作为接受海上补给的中转站，又可留作将来撤退逃跑的后大门。有鉴于此，陆陆续续给五十八师补充了一批武器、弹药、装备，并配备了炮兵部队（一个野炮连，一个化学迫击炮连）。随着营口战略地位的提高和五十八师实力的加强，反过来又使东北行辕越来越感到，王家善这股异己力量是他们的心腹隐患，必须除掉。这帮国民党大员深知，王家善并非一介武夫。也深知五十八师由上至下是一张连环盘结的关系网，轻易动不得。于是施展釜底抽薪之计，以五十八师军官大都出身伪满军校，没受过国民革命的系统军事教育，在国民革命中没有前途。

不能挑重担等等为借口，命令王家善抽调一批校、尉级军官到沈阳军官训练班学习。明确指出，必须选派实际带兵的团、营、连长。抽调受训的军官刚走，东北行辕立即派来一群佩带中正剑的国民党嫡系军官以补空缺，想从中、下层挖王家善的墙脚。紧接着又派来一群政工人员，策划在五十八师内部建立国民党组织、发展国民党员，成立师政治部，妄图从政治上瓦解五十八师。王家善预感到，这次风暴来头不小，东北行辕开始采取断然措施了。他权衡一下对手，也掂量一下自己的应变能力。仅是身边的郑明新、李安、袁鸿逵已使他处于三比一的劣势，再加上东北行辕泰山压顶，他，无论如何也在劫难逃了。

自四七年六月进驻营口以来，王家善困守孤城，对国民党政权尚存一线幻想。如今受到两面夹击，进退维谷。外部，辽南独立师兵临城下；内部，国民党嫡系祸起萧墙。国民党和共产党留给他的时间都不多了，他感到应尽快做出抉择。眼下，结局有两种：一种是照样敷衍下去，任东北行辕零刀割肉，一口一口吃掉；一种是与辽南独立师决一死战，城破就歼，干净彻底。王家善不忍心让那些跟随他南征北战风雨同舟的朋友、同事和学生同归于尽，然而残酷的现实表明，困守营口的五十八师已经四面楚歌，如不改弦易辙，难逃灭顶之灾。此时此地，这位国民党营垒中的末路将军，终于迷途知返，开始寻找摆脱黑暗，走向光明的金桥。